

王
氏
醫
案

才不足以包乎所業之外則其業不精心不足以周乎所業之中則其業亦不精弄之射條之丸張旭之草書蘭子之舞劍其人皆負不可一世之才而俯首降心於一藝之微研窮玩索不能自己迨其業之既成而天下莫能尙况乎醫之爲道參天人之奧操性命之權其理至深其責至重而世顧以無才無識之人挾不專不精之術貿實施治絕人長年宜乎古人有學醫人費之慨也余自束髮受書篤嗜軒岐之學以家貧無力致書所蓄者靈素而外立齋景岳諸種而已觀其援引之繁富議論之辨博竊以爲道在於是而按法施治輒爲所困嗣得西昌喻氏

之書伏而誦之始有以識夫病情之審變方劑之準繩與夫寒暑陰陽之變化其才大而學博識高而法密有非薛張諸公所能攀躋者然而尙論一編猶襲三綱之謬春溫一論混入傷寒之中白璧微瑕不能不爲此老惜也歲在乙巳服官江右廣搜百氏之書如葉天士之高超尤在涇之切實王晉三之精奧張路玉之明達以及吳又可徐洄溪柯韻柏陳修園諸君子罔弗各具精心獨抒偉論靈蘭之祕闡發靡遺然而宗古訓者矩矱弗失而不免於附會穿鑿崇妙悟者化裁生心而或涉於支離背謬夫醫主於愈病而已偏執一途而故持高論縱名理湛深

與病情無與也偶於坊間得武林王君孟英所著醫亂論一帙
其理明其詞達指陳病機判然若黑白之不可混淆以爲飼餌
山人之流亞私心竊嚮往之己酉冬余室人患痰飲脇痛屢藥
弗痊漸卽沈困適孟英來撫之金匱視吳侯醒香之疾亟走併
相邀惴惴然恐不得一當乃孟英惠然肯來投藥五劑而大效
並出初刊醫案回春錄見示因繙談古今之同異百家之得失
滔滔滾滾折衷悉當始知霍亂一論不過孟英一端之精餘而
又竊幸余向之私心傾慕者爲不誣也詢其近案積有數卷乃
張柳吟趙菊齋諸君子所輯定而題其篇曰仁術志余取而讀

之喜其崇論闡議足爲世法因易其名曰王氏醫案與回春錄
合爲一編而附霍亂論於後并謬加評點付諸攻木之工以廣
其傳蓋醫者生人之術也醫而無術則不足以生人醫而悞用
其術則不惟不足以生人而其弊反至於殺人夫醫雖至庸未
有忍於殺人者也而才不足以應粉耘之變學不足以窮古今
之宜識不足以定真僞之幻則其術不精斯日殺人而不自知
故爲醫而無才無學無識不可也爲醫而恃才恃學恃識亦不
可也必也平心以察之虛心以應之庶乎其可也夫古人因病
而生法因法而成方理勢自然本非神妙唯用之而當斯神妙

矣今才如孟英學如孟英識力精超如孟英而每臨一證息心
靜氣曲證旁參務有以究乎病情之異而後已宜乎出奇制勝
變化無方著之醫案卓可傳如是也余讀孟英之書於數年
以前以爲迢迢二千里山遙水阻必無相見之期乃吳君病而
孟英來孟英來而余室適病宛轉牽引卒使數年來望風相思
之友把袂盤桓傾吐肝鬲極苦岑遇合之奇夙世因緣諒非淺
鮮孟英勉乎哉異日者擷眾籍之精華訂羣言之謬僞刪繁提
要勒爲一書以保全天下萬世之民命厥功甚鉅而爲力亦甚
艱天末故人所企望於良友者詎止斯醫案一編而已耶

道光三十年歲次庚戌知宜黃縣事楊照藜書於吟香書屋

予友王君孟英少年失怙其尊人彌留之際執孟英手而囑曰
人生天地之間必期有用於世汝識斯言吾無憾矣孟英泣拜
而銘諸心版然自顧家貧性介不能爲利達之人將何以爲世
用耶聞先哲有不爲良相則爲良醫之語因自顏其室曰潛齋
而銳志於軒岐之學潛心研究遂抉其微年未冠遊長山卽納
交於予每見其治病之奇若有天授而視疾之暇恒手一編不
輟也繼瞻其齋頭一聯云讀書明理好學虛心可見苦志力學
蘊之胸中者淵深莫測乃能窮理盡性出之指下者神妙難言
二十年來活人無算豈非以用世之才運其濟世之術而可垂

諸後世者哉今就予耳目所及之妙法仿丁長孺刻仲淳案之
例錄而付梓名曰回春錄見聞有限追美極多世之君子必有
如莊斂之華岫雲其人者更爲之遠搜博采以廣其傳而予穉
叔在前有榮施矣

道光二十三年癸卯冬十二月 懿弟周鑄拜題

例言

一所錄皆二十年來見聞所及詳載字姓厯厯可徵間有逸其名氏者偶忘之耳

一淺易之證尋常治法所能瘳者概不泛錄

一難辨之證誤藥即成危候而初病乃能洞燭遽爾霍然雖若無奇不可不錄後學苟能留意庶免以藥釀病之事

一病有虛實寒熱治分補瀉溫涼更有補瀉互投之法寒熱並用之宜者以標本異情證因錯雜也此錄諸案具備法無偏倚不媿一代之良工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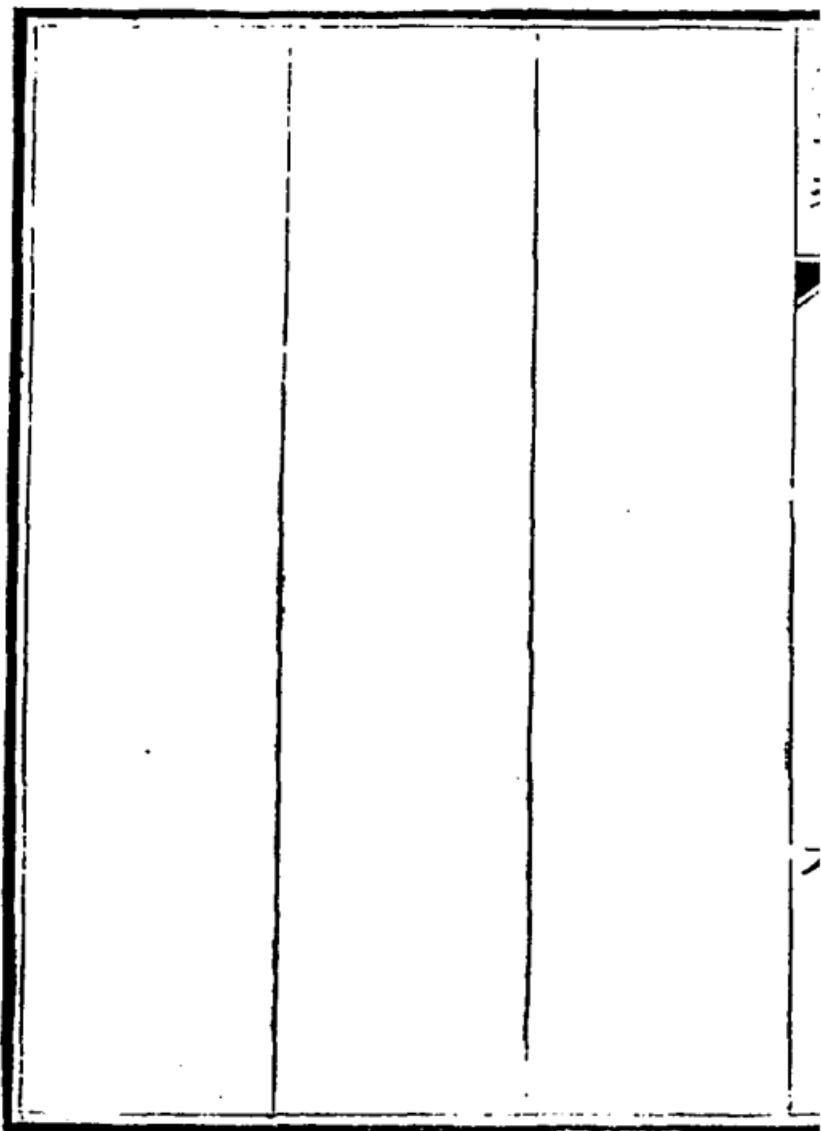
一六氣皆從火化凡外感之邪雖傷寒必以顧陰爲主况溫熱暑燥之病更多於傷寒而熱之灼陰尤爲勢所必然耶觀案中治感多以涼潤清解爲法是參天人一致之理以談醫非泥古耳食之徒所能窺測也

一孟英可傳之案何僅止此惜予未能窮覓廣討也凡荷其再造之人不妨陸續補刊以推廣仁術而嘉惠來茲匪惟忠厚當然卽是心存濟世故不以上下分帙而以卷一卷二爲次蓋欲卷數之遞增無已耳

一案中辨證固多發人之未發他如論阿片之燥烈傷津豬肉

之柔潤充液之類尤爲有功於世是不僅某藥治愈某病之案
讀者須加咀嚼勿囫圇嚥下也

一孟英雖用藥極平淡而治病多奇中故其辨證處方同道莫
不折服茲所錄案已見一斑附采玉芝丸數方藥易功優更微
立法之善至爛喉痧方雖從金匱翼錄出而孟英命其名曰錫
類散且聞授其方於莊芝階金應谷兩中翰修合濟人救全不
少凡屬外淫喉患無不應手而瘳不特爛喉痧藉以爲神丹也
敢不附載以廣其傳乎



王氏醫案卷一 原名回春錄

杭州王士雄孟英著

同郡周鑑光遠齋集

乾蓮辛溫故用之以回陽氣若併此不得則令壯盛人以氣呵之亦可故倉卒之變

甲申夏子於登廁時忽然體冷汗出氣怯神疲孟英視之曰陽氣欲脫也卒不及得藥適有三年女佩薑一塊約重四五錢急煎而灌之卽安後用培補藥率以參耆术草爲主蓋氣分偏虛也

范慶簪年踰五十素患痰嗽乙酉秋在發驟然吐血勢頗可危孟英診曰氣虛而血無統攝也雖向來咳嗽陰虧陰藥切不可

服。然非格陽吐血。附桂更爲禁劑。乃以潞參耆朮蒼草山藥扁豆橘皮木瓜酒炒芍藥爲方。五帖而安。繼去甘草木瓜加熟地黃黑驢皮膠紫石英麥冬五味子龍骨牡蠣熬膏服之全愈。亦不復發。後范旋里數年。以他疾終。

丙戌春。倉夫鄭德順患急證。時已二鼓。丙孟英視之。見其扒牀拉席口不能言。惟以兩手指心抓舌而已。孟英曰中毒也。取綠豆二升。急火煎清湯。澄冷灌之。果卽霍然。詰朝詢其故。始言久患臂痛。因餌草頭菜下嚥。後卽心悶不可耐。舌麻不能言。而旁人不知也。錄此足以徵孟英臨證之燭照如神。亦可見草藥之

不可輕試也。

予每以此法治
陽證瘡毒真不
應手取效真妙
方也

婺人羅元奎丁亥夏卒。發寒熱。旋卽嘔吐。不能立。自言脇閒痛不可當。孟英視其痛處。焮赤腫硬。形如肥阜。笑橫梗於毛際之左。乃曰此證頗惡。然乘初起可一擊去之也。用金銀花六兩。生甘草一兩。阜角刺五錢。水煎和酒服之。一劑減其勢。再劑病若失。逾年患傷寒。孟英切脈虛細已極。曰此不可徒攻其病者。以陰分太虧耳。與景岳法。以熟地當歸酒炒白芍炙甘草橘皮柴胡等藥一劑而瘳。

○此法子亦用熟地當歸酒炒白芍炙甘草橘皮柴胡等藥一劑而瘳
○但表裏止柴胡一味猶嫌力微
子素患噫氣。凡體稍不適。其病卽至。既響且多。勢不可遏。戊子

法本喻氏

元參能滋水以
制火獨用則力
厚取效倍捷

冬發之最甚苦不可言孟英曰此陽氣式微而濁陰上逆也先
服理中湯一劑隨以旋覆代赭湯投之遂愈嗣後每發如法服
之輒效後來發亦極輕今已不甚發矣予聞孟英常云此仲聖
妙方藥極平淡奈世人畏不敢用殊可陋也

有患陰虛火炎者面赤常如飲酒之態孟英主一味元參湯其
非葛根湯證

效若神而屢試皆驗

黟人葉殿和庚寅秋患感旬日後汗出昏瞀醫皆束手乃甥余
薇垣浼孟英勘之曰此真陰素虧過服升散與仲聖誤發少陰
汗同例下竭則上厥豈得引亡陽爲比而以附桂速其斃耶以

元參○地黃○知母○甘草○白芍○黃連○茯苓○小麥○龜板○鼈甲○牡蠣○駝皮○膠爲大劑投之得愈。

海陽趙子升辛卯夏病瘧。急延孟英診之。曰暑熱爲患耳。不可

膠守於小柴胡也。專○清○暑○邪與白虎湯一啜而瘥。甲午秋范麗門患溫瘧。

孟英用白虎加桂枝以瘥之。清○熱○寒○風丙申夏盛少雲病溼熱瘧。孟英以

白虎加蒼朮湯而安。己亥夏予舅母患瘧。服柴胡藥二三帖後。

汗出昏厥。妄語遺溺。或謂其體質素虛。慮有脫變。勸服獨參湯。

幸表弟壽者不敢遽進。乃邀孟英商焉。切其脈洪大滑數。曰陽

明暑瘧也。與傷寒三陽合病同符。處竹葉石膏湯兩劑而瘳。庚

清○熱○寒○風

清○熱○寒○風

子夏滇人黃肖農自福清赴都道出武林患暑瘧孟英投白虎

○清○無○氣○與○前○方○意○同

湯加西洋參數帖始愈辛丑秋顧味吾室人病瘧瘧孟英亦主

是方而效莊芝階中翰張安人年踰花甲瘧熱甚熾孟英審視

再四亦與竹葉石膏湯而安聞者無不驚異予謂如此數證體

分南北質有壯衰苟非識證之明焉能藥與病相當而用皆適

宜哉

壬辰八月范蔚然患感旬餘諸醫束手乃弟麗門懇孟英治之見其氣促音微呃忒自汗飲水下嚥隨卽傾吐無餘曰伏暑在肺必由溫散以致劇也蓋肺氣受病治節不行一身之氣皆失

妙論不獨治暑
爲然凡上而不
下之證皆可類推

其順降之機。卽水精四布。亦賴清肅之權。以主之。氣既逆而上奔。水亦泛而上溢矣。但清其肺。則諸恙自安。乃閱前服諸方。始則柴葛羌防。以升提之火。藉風威。吐逆不已。猶謂其胃中有寒。也。改用桂枝乾薑。以溫燥之火。上添油。肺津欲絕。自然氣促音微。疑其虛陽將脫也。徑與參歸蛤蚧柿蒂丁香。以補而納之。愈補愈逆。邪愈不出。欲其愈也難矣。亟屏前藥。以瀉白散合清燥救肺湯。數服而平。

一何叟年近八旬。冬月傷風。有面赤氣逆。煩躁不安之象。孟英曰。此喻氏所謂傷風。亦有戴陽證也。不可藐視。以東洋人參細

辛炙甘草熟附片白朮白芍茯苓乾薑五味胡桃肉細茶葱白
一劑而瘳孟英曰此真陽素擾痰飲內動衛陽不固風邪外入
○可○知○用○法○之○周○到○
有根蒂欲拔之虞誤投表散一汗亡陽故以真武四逆諸法回
陽鎮飲攘外安內以爲劑也不可輕試於人致干操刃之辜慎
之慎之

癸巳秋予在婺患瘧大爲醫人所誤初則表散繼則滋補延及
月餘肌肉盡削寒熱不休且善嘔惡食渴赤畏冷乃買棹旋杭
託孟英診視曰足太陰溼瘧也以金不換正氣散三啜而安然
元氣爲誤藥所傷多方調補甫得康健次年秋復患瘧於婺友
或加奇脉

人咸舉醫療。予概卻之。憶病情與前無異。卽於篋中檢得孟英原方。按序三帖。病亦霍然。聞者無不稱歎。後歸里爲孟英述而謝之。孟英曰。瘧情如是。恐其按年而作。乃授崇土勝溼丸。方明年夏令預服以堵禦之。迄秋果無恙。後竟不發矣。

鍾耀輝年踰花甲。在都患腫。起自腎囊。氣逆便溏。諸治不效。急買車返杭。託所親謝金堂邀孟英治之。切其脈。微而弱。詢其渴。虛。渴。求。水。之。甚。急。其五苓入正耶。抑腎氣五皮也。鍾云。誠如君言。徧嘗之矣。而病反日劇者何哉。孟英曰。此土虛不制水也。云理中加茯苓附子之健也。通利無功。滋陰亦謬法。宜補土勝溼。與大劑參木。果卽向安越。

八載以他疾終

金元章媳。於甲午新寡後患臘瘻疥。大抵溼熱之病耳。瘻醫連某疑爲遺毒。徑作廣瘡療。漸至上吐下利。不進飲食。另從內科治。亦無寸效。延至未春。更兼腹痛自汗。汎憇肌削。諸醫皆見而卻走矣。王仲安薦孟英視之。曰此胃氣爲苦寒所敗。肝陽爲辛熱所煽。前此每服陽剛。卽如昏冒。稍投滋膩。泄瀉必增。遂謂不治之證。未免輕棄。乃以四君子加左金椒梅蓮子木瓜餘糧石脂等出入爲方。百日而愈。第信猶未轉也。諸親友環議再不通經。病必有變。孟英力辨此非經阻可通之證。惟有培養生化之。

源使其氣旺。血生則流行自裕。若不揣其本而齊其末。則轉移不能榷油。徒傷正氣。盡驟前功。豈不可惜。眾議始息。恪守其方。服至仲冬。天癸至。而肌肉充。康復如常矣。

朱某患嘔吐。諸藥不效。甚至大小便祕。糞從口出。臭不可當。自問不起矣。孟英用代赭石湯。旋覆湯。加蜣螂蟲服之而愈。

孟英邃於醫學。從不侈談脈理。足以見其欲然不自足也。而脈理之最不易切者。莫如妊娠。予聞孟英於乙未春。診黃履吉室。人之脈曰妊。也是月天癸猶來。人皆不以爲然。次月仍轉。但不多耳。復邀孟英診之。曰果妊也。汎不斷者。蔭胎之血有餘耳。驗

婦孕之脈最爲
難憑。有初娠卽
現於脈者有三。
四月始現於脈
者有始終不現
於脈者此與憑
脈斷證有時可
憑。有時不足憑。
同一至理。予嘗
以此質之孟英。
孟英亦以爲然。
可見真學問人
必不恃虛言以
眩世也。

月汎復行。覺更少矣。人猶以爲妄也。四月後經始停。娠亦顯。婉
如期。人始服其見老。丙申夏滿洲某選粵東鹽場。攜眷之任。過
浙主於李雲臺家。請孟英視其如君之恙。孟英診曰非病也。熊
羆入夢矣。某頗不信。謂經甫停何以遽斷爲孕。而又必其爲男
乎。反生言過其實之疑。旣而某延雲臺入幕。偕赴粵任。次年雲
臺於家書中述及居停果得子。深歎孟英指妙。予荆人久無孕。
辛丑秋汎事偶愆。孟英一診卽以妊娠。且以男許。次夏果舉一
子。惜不育耳。郤魚竹給諫仲媳懷妊。孟英於寅春初診。卽許抱
孫。秋杪果應。表弟胡壽者。室偶有小忿。經事清少。腰腹微脹。自

以爲怒氣所滯也。延孟英調之。切其脈曰。懷姍矣。初猶疑之。既而始信。卯春果弄璋。吳雲階室年四十餘。寅秋汎斷其腹。日脹醫謂病也。治之罔效。迓孟英診之。孕也。彼猶不自信。及腹中漸動。始服其言。至期產一女。癸亥孟英治石誦義室。院痛。甫愈。遞汎踰期。卽曰娠矣。旣而果日形著。其指下之神妙如此。

朱恒山久患胸痞多痰。諸藥罔瘳。孟英診曰。清陽之氣不司旋運也。與參者苓术之劑。豁然頓愈。因極欽服。後數年。果以汗脫。聞其垂危之際。口不能言。猶以左手橫三指。右手伸一指。加於上。作王字狀。以示家人。有會其意者。急追孟英至。而他醫之中。

風藥早灌入矣。遂以長逝。癸卯冬至前一日管大中丞亦是氣從溺脫。當以參附挽回者。及孟英至而痰藥瘀藥風藥灌之徧矣。脈僅若蛛絲過指。孟英堅不與方。須臾而卒。

無棣張柳吟封翁。於乙未夏偕令嗣恒齋刺史赴滇南任道出武林。其家人鄭九者。封翁寵人之弟也。途次抱恙抵杭日招越醫陳六順診治。服藥後汗出昏狂。精流欲脫。封翁大駭。躬詣孟英以希挽救。孟英切其脈。既數且亂。沈取極細。乃語封翁曰。此證頗危。生機僅存一綫。亦斯人之陰分素虧。不可竟謂附桂之罪也。封翁聞言大悅。曰長者也不斥前手之非。以自伐不以見

證之險而要譽。相見恨晚。遂訂忘年之交。彼此盡吐生平。始知封翁最喜談醫。岐黃之言無所不覽。惟不肯爲人勘病。亦慎重之意耳。於是孟英以元參知藥桑枝龍牡生地白芍甘草百合石斛梔子鹽水炒淡豆豉爲大劑灌之下嚥卽安。次日去梔豉甘草加龜板鼈甲鹽水炒橘紅十餘帖而康。

吳馥齋令姊稟質素弱。幼時鳳山診之。許其不秀。癸已失其怙恃。情懷悒悒。汎事漸懶。寢食皆廢。肌瘦吞酸勢極可畏。孟英以○甘○以○參○之○苦○以○降○之○黃○以○散○之○皆○古○藥○之○良○也○也○○高麗參○鹽水炒黃連甘草小麥紅棗百合茯苓牡蠣白芍旋覆花新絳等治之。各恙漸已。繼參歸地滋陰。康強竟勝於昔。

一男子患喉痺。專科治之甫愈。而通身腫勢日甚。醫者驚走。孟英診之曰。病藥也。投附子理中湯數劑而瘥。予謂喉痺治以寒涼法原不謬。而藥過於病。翻成溫補之證。是病於藥也。非病於病也。嘗聞孟英云。病於病而死者十之三。病於藥而死者十之七。以予觀之。誠非激論也。吁可歎已。

朱氏婦產後惡露不行。而宿哮頓發。專是科者不能下手。孟英以丹參、桃仁、貝母、茯苓、滑石、花粉、桂枝、通草、蛤壳、苡仁、紫苑、山楂、絲瓜子、茺蔚子、旋覆、琥珀出入爲方。三日而愈。

局醫黃秀元之輿人韓名諒者。有兒婦重身患熱病。局中諸醫。

皆慮胎墮。率以補血爲方。旬日後勢已垂危。浼人求孟英診之。
曰胎早腐矣。宜急下之。或可冀幸。若欲保胎。則吾不知也。其家
力懇疏方。遂以調胃承氣合犀角地黃湯加西洋參、麥冬、知母。
石斛、牛膝投之。胎落果已臭爛。而神氣卽清熱亦漸緩。次與西
洋參、元參、生地、知母、麥冬、丹參、丹皮、茯苓、山楂、石斛、豆卷、茺蔚。

琥珀等藥調之。粥食日加旬餘而愈。

此陽浮於上。陰沉於下。故非滋陰瀆精所能治。仲景桂枝
龍牡湯。和陰陽。收攝精氣。又桂枝者。以建其中。故取效甚速。
少年驟患遺精。數日後形肉大脫。連服滋陰瀆精之藥。如水
投石。孟英與桂枝湯加參耆龍牡服下。卽效匝月而瘳。

家叔南山。於秋閒患感。日治日劇。漸至神昏譫妄。肢振動惕。施

秦兩醫皆謂元虛欲脫。議投峻補。家慈聞而疑之。曰。盍與孟英商之。孟英診曰。無恐也。通絡蠲瘻可以卽愈。用石菖蒲。羚羊角。絲瓜絡。冬瓜子。苡仁。桑枝。旋覆花。葛根。貝母。鈎藤。膽星爲劑。化服萬氏牛黃清心丸一顆。覆杯卽安。調理半月而愈。

美政關毛內使年踰花甲而患喘嗽。醫與腎氣湯。全鹿丸等藥。反致小溲澀痛。病日以劇。孟英診之。與純陰壯水之治。毛曰。我輩向吸阿片煙。豈敢服此涼藥。孟英曰。此齊東之野語也。誤盡天下蒼生。幸汝一問。吾當爲世人道破機關。不致誤墮火坑者。再爲積薪貯油之舉也。夫阿片本罂粟花之脂液。性味溫澀而。

又產於南夷之熱地。煎曬以成土。熬煎而爲膏。吸其煙時。還須火煉。燥熱毒烈。不亞於砒。久吸之。令人枯槁。豈非燥烈傷陰之明驗哉。毛極拜服。果得霍然。或問曰。阿片之性。殆與酒相近乎。孟英曰。麴蘖之性。雖熱。然人飲之。則質仍化水。故陰虛者飲之。則傷陰。陽虛者飲之。則傷陽。景岳論之詳矣。若阿片雖具水土之質。而性從火變。且人吸之。則質化爲煙。純乎火之氣燄。直行清道。燼人津液。故吸煙之後。口必作渴。久吸則津枯液竭。精血源窮。而宗筋失潤。人因見其陽痿也。不察其所以痿之故。遂指阿片爲性冷之物。抑何愚耶。凡吸阿片煙而醉者。以陳醬少許。

滄湯服卽醒。若熬煙時少著以鹽。卽渙散不凝膏。吸時舌上預
舐以鹽。則不成癰。雖癰深者。但令舐鹽而吸。則癰自斷。豈非潤
下之精能制炎上之毒乎。

金元章年踰七旬。久患疝厥。每病於冬。以爲寒也。服熱藥而暫
愈。終不能霍然。孟英診曰。脾腎雖寒。肝陽內盛。徒服剛烈焉能
中。肯以參术枸杞菟蓉茴香當歸菟絲鹿角霜桂茯苓棟實黃
連吳萸橘核等藥爲方服之。今數年無恙矣。

丙申春蜀人石符生將赴鄧雲厓司馬之招。經杭抱病。僑於張
柳吟之舊館。亦爲寓側陳六順治困居。停主人知之。卽告以柳

吟僕病之事。石聞之悚然亟遣人延孟英診焉。脈沈而澀滯。模糊不分。至數肢涼畏冷。涎沫上涌。二便清少。神氣不爽。曰此途次感風溼之邪。失於解散。已從熱化。加以溫補。致氣機愈形窒塞。邪熱漫無出路。必致燥液成痰。逆行而上。但與舒展氣機。則痰行熱降。諸恙自瘳矣。以黃連。黃芩。枳實。橘皮。梔子。淡豉。桔梗。杏仁。貝母。鬱金。通草。紫苑。竹茹。蘆菔汁等藥三服而起。調理匝旬。遂愈。

夏閒王某患感冒。越醫謝樹金治之。病雖退而能食矣。但不能起坐。類乎癱瘓。延已月餘。人皆謂其成廢。所親鍾某。浼孟英視之。

曰此多服表散汗出過分氣血兩傷肢骸失其營養脈微而細舌亮無苦與大劑參耆歸木熟地杜仲菟絲牛膝枸杞山藥木

○波○陰○分○偏○僵○也○

瓜黃肉萎蕤續斷桑枝數十帖而起

一勞力人陰分素虧驟感風溼兩膝刺痛痰寒不能稍立孟英

○精○當○此○詳○延○久○

豆卷一劑知二劑已

○急○詳○明○

張養之令正飲食如常而肌膚消瘦信事如期而紫淡不恒兩
脈發熱而別處仍和面色青黃而隱隱有黑氣儼似虛寒多藥
不效始逆孟英診之脈似虛細而沈分略形絃滑曰此陽明有
餘少陰不足土燥水涸仲聖有急下存陰之法然彼外感也有

孟英善用甘寒
發之此證尤宜

餘之邪可以直瀉此內傷也無形之熱宜以甘寒義雖同而藥則異也贈以西洋參生地生白芍生石膏知藥芩梔麥冬花粉棟實丹皮木通天冬諸品服至數斤黑氣退而肌漸充肺熱去而經亦調矣。

姚氏婦產後昏譫汗厥肌膚浮腫醫投補虛破血祛祟安神之藥皆不能治舉家惶怖轉延孟英診焉詢知惡露仍行曰此證醫家必以爲奇病其實易愈也昔金尙陶先生曾治一人與此相似載於沈堯夫女科輯要中方用石菖蒲膽星旋覆茯苓橘紅半夏麴名蠲飲六神湯凡產後惡露行而昏譫者多屬痰飲

不可誤投攻補。此湯最著神效。如方服之良愈。

牙行王炳華妻患舌瘡。痛礙飲食。內治外敷皆不效。孟英視其舌色紅潤。脈形空數。曰此血虛火浮也。以產後發熱例施之。用熟地當歸酒炒白芍炙甘草茯苓炮薑投之。其病如失。

一老人霍亂後目閉呃忒。醫謂脫陷在卽。與桂附回陽之藥。業已煎矣。適孟英至。詢知渴赤口乾。診得脈形稟數。而藥香撲鼻。卽曰此藥中有肉桂。叟勿服也。服之必死。迫令將藥傾潑而與。肅肺清胃之劑。果得漸安。

丁酉中秋夜。牙行張鑑錄年踰花甲。卒仆於地。急延孟英脈之。

弦滑而大。曰痰氣食相併而逆於上也。先以烏梅擦開牙關。橫一竹箸於口灌以淡鹽薑湯隨入鴛鈞探之吐出痰食太息一聲而甦。次與調氣和中而愈。後數年以他疾終。此案雖無奇而辨證之明不可不錄。

姚樹庭以古稀之年而患久瀉。羣醫雜治不效。僉以爲不起矣。延至季秋。邀孟英決行期之早晚。非敢望愈也。孟英曰。絃象獨見於右關。按之極弱。乃土虛木賊也。調治得法。猶可引年。何以遽爾束手乎。乃出從前諸方閱之。皆主溫補升陽。曰理原不背。義則未盡耳。如薑附肉蔻骨脂之類。氣熱味辣。雖能溫陽。反助

諸語精義由此
類推可以知用
美之權衡矣

○肝○陽○肝愈強則脾愈受戕○且辛走氣而性能通泄與脫者收之○
○之義大相刺謬而鹿茸升麻可治氣陷之瀉而非斡旋樞機之品至熟地味厚滋陰更非土受木克脾失健行之所宜縱加砂仁酒炒終不能革其膩滑之性方方用之無怪乎愈服愈瀉徒藉景岳窮必及腎爲口實也○與異功散加山藥扁豆蓮子烏梅木瓜芍藥蒺藜石脂餘糧服之果效恪守百日竟得康強越三載以他疾終

戊戌春張雨農司馬必欲孟英再赴環山孟英因其受病之深且公事掣肘心境不能泰然誠非藥石之可以爲力也固辭不

往司馬泣然哀懇。但冀借行旋署。則任君去留可耳。并囑趙蘭。
舟再四代陳曲悃。孟英感其情。同舟渡江。次剡溪。司馬譚及體。
氣羸憊情形。孟英忽曰。公其久不作嘵乎。司馬曰。誠然有年矣。
此曷故也。孟英曰。是陽氣之不宣布耳。古惟仲景論及之。然未
立治法。今擬鄙方奉贈。博公一嘵。如何。司馬稱善。遂以高麗人。
參乾薑。五味石菖蒲。酒炒薤白。半夏橘皮紫苑。桔梗甘草爲劑。
舟行抵嵊。登陸取藥。煎而服之。駕輿以行。未及二十里。司馬命。
從人詣孟英車前報曰。已得嘵矣。其用藥之妙如此。

夏聞牙行倪懷周室。新產數日泄鴻。自汗嘔吐。不納專科。謂犯

三禁。不敢肩任。孟英診脈虛微，欲絕證極可虞。宜急補之。遲不及矣。用東洋參耆朮龍牡酒炒白芍桑枝木瓜扁豆茯神橘皮紫石英黑大豆投之。四劑漸以向安。予謂新產後用參耆大補而乂當盛夏之時。非有真知灼見者不能也。誠以天下之病千變萬化。原無一定之治。奈耳食之徒。惟知執死方以治活病。豈非造孽無窮。亦何苦人人皆欲爲醫。而自取罪戾耶。

張養之令姪女患汎愆而飲食漸減。于某與通經藥服之尤惡。穀請孟英診之。脈緩滑曰此痰氣凝滯經隧不宜病由安坐不勞法以豁痰流氣勿投血藥經自流通于某聞而笑曰其人從

不吐痰。血有病而妄治其氣。脹病可立待也。及服孟英藥。果漸
吐痰而病遂愈。養之大爲折服。予謂世人頭痛治頭。腳疼療腳。
偶中而愈。貪爲己功。誤藥而亡。冤將奚白。此寓意草之所以首
列議病之訓也。孟英深得力於喻氏。故其議病。迥出凡流。要知
識見之超總。由讀書而得。雖然人存政舉。未易言也。

毛允之戊冬患感。初治以溫散。繼卽以滋陰。病日以劇。延至亥
春。或疑爲百日之勞。或謂是傷寒壞證。而鳳山僧主升柴者。术
以補之。丁卯橋用輕粉巴霜以下之雜藥。徧投形神日瘁。乃尊
學周延。孟英視之。脈來澀數。上溢呃忒。口膩雖覺嗜飲。而水華

下膈頻吐涎沫便祕溺赤潮熱往來少腹如烙按之亦不堅滿
曰此病原屬冬溫治以表散則津液傷而熱乃熾繼以滋填熱
邪愈銅再施溫補氣機更窒升柴耆水欲升其清而反助其逆
巴霜輕粉欲降其渴而盡刮其陰病及三月發熱不是表邪便
祕旬餘結濇非關積滯且脈澀爲津液之已傷數是熱邪之留
著溢乃氣機爲熱邪所壅而不得下行豈非溫邪未去得補而
膠固難除徒使其內燥真陰上薰清道以致一身之氣盡失肅
清之令法當搜剔餘邪使熱去津存即是培元之道伸其治節
俾濁氣下趨乃爲宣達之機何必執參茸爲補虛指硝黃爲通

清熱生津治法
固善然亦此人
本元堅固故康
誤之後惱能挽
回否則亦難為
力矣

降哉○以○北○沙○參○紫○苑○麥○冬○知○母○花○粉○蘭○草○石○斛○丹○皮○黃○芩○桑○葉○
厄○子○黃○連○木○通○銀○花○橘○皮○竹○茹○蘆○根○橄○欖○枇○杷○葉○地○栗○海○蛇○等○
出入○爲○方○服○之○各○恙○遞○減○糜○粥○漸○加○半○月○後○始○得○大○解○而○腹○熱○
全○消○穀○食○亦○安○乃○與○滋○陰○善○後○而○愈○

張養之所親李某戊冬醉飲夜歸爲查段巡員所嚇神志卽以漸昏治之罔效。至於不避親疎裸衣笑罵力大無制糞穢不知已夏延孟英視之用石菖蒲遠志龍齒龜板犀角羚羊角元參丹參知藥厄子龍膽草枳實黃連竹黃竹瀝石膏赭石黑鉛鐵落出入爲方十餘帖吐瀉膠痰甚多繼與磁硃丸漸以向愈。

祛瘀清熱滋陰
鎮驚力量甚大
此必本虛標實
者故其方如此

一祝叟年近古稀。己亥春赴席。忽仆地。痰涌。肢强。眼斜。舌蹇。不語。○外科王瑞芝薦孟英視之。投六君子加蠍。稍羚羊角。膽星石。菖蒲竹瀝。薑汁而瘳。

茅家埠翁嘉潤患腰疽。愈而復發者五年。費用不貲。諸瘍醫治之不效。盛少雲囑其求治於孟英。切其脈。絃細以數。曰子之幸也。此內損證。外科惡乎知。與大劑甘潤滋填之藥。匝月而痊。至今不發。

胡琴泉舅氏家一潘姬。年踰古稀。患霍亂轉筋瀕危。孟英用自制蠍矢湯而瘳。

一少婦分娩。胞水早破。胎澀不能下。俗謂之滯漿生。催生藥過試不應。孟英令買鮮豬肉一二斤。洗淨切大塊。急火煎湯吹去浮油。恣飲之。卽產。母子皆生。且云豬爲水畜。其肉最腴。大補腎陰。而生津液。予嘗用治腎水枯涸之消渴。陰虛陽越之喘嗽。竝著奇效。仲聖治少陰咽痛。用豬膚亦取其補陰虛而戢浮陽也。後賢不察。反指爲有毒之物。汪訥庵非之是矣。惟外感初愈。及虛寒滑瀉溼盛。生痰之證。概不可食。以其滋膩更甚於阿膠。熟地龍眼也。然豬以浙產者爲良。北豬不堪用。吾杭燥肉鮮。卽豬皮爲之。可以致遠。入藥尤爲饑當。不必泥於皮與膚之字面。而

穿鑿以誇考據也。

秋初家慈猝仆於地急延孟英診之脈浮絃以滑用羚羊角膽星牡蠣石菖蒲丹參茯苓鈎藤桑葉貝母橘紅蒺藜等以順氣蠲痰息風降火而痊癸卯春前數日忽作欠伸而厥孟英切脈微弱而絃曰病雖與前相似而證則異矣以高麗參白朮何首烏山茱萸枸杞桑椹石斛牛膝蒺藜橘紅牡蠣等鎮補攝納以瘳予謂此等證安危在呼吸之間觀前後卒仆數案可見其辨證之神雖古人不多讓况世俗之所謂醫乎家慈兩次類中子皆遠出微孟英吾將焉活感銘五內聊識數言惟願讀是書者。

體其濟世之心。臨證得能如是。將胥天下之沈疴而盡起矣。
張養之弱冠失怙。後卽達无妄之疾。纏綿七載。罄其貲財。經百
十三醫之手。而病莫能愈。因廣購岐黃家言。靜心參考。居然自
療而痊。然鼻已壞矣。抱此不白之冤。自慙形穢。乃閉戶學書。專
工作楷。其志良可悼也。孟英因與之交。見其體怯面青。易招外
感。夏月亦著複衣。頻吐白沫。詢知陽痿多年。常服溫辛之藥。孟
英屢諫之而已。亥九月間。患惡寒頭痛。自餌溫散不效。逆孟英
診之。脈極沈重。按至骨則絃滑隱然。臥曲房密帳之中。爐火重
裘。尚覺不足以禦寒。且涎沫仍吐。毫不作渴。胸腹無服悶之苦。

咳嗽無暫輟之時。惟大解堅燥小溲不多。口氣極重耳。乃謂曰。
此積熱深。鋼氣機鬱而不達。非大苦寒以瀉之不可也。養之初。
猶疑焉。及見方案。辨論滔滔。乃大呼曰。弟之死生。係乎一家之
命。唯君憐而救之。孟英慰之曰。我不惑外顯之假象。而直斷爲
實熱之內蘊者。非揣度之見。而確有脈證可憑。但請放心靜養。
不必稍存疑畏。及二三帖後。病不略減。諸友戚皆詆藥偏於峻。
究宜慎重服之。有于某者。揚言於其族黨曰。養之之命必送於
孟英之手矣。眾楚交咻。舉家惶惑。次日另延陳啓東暨俞某並
診。孟英聞之急。詣病榻前。謂曰。兄非我之知己也。則任兄服誰。

之藥。我不敢與聞也。兄苟裕如也。則任兄廣微明哲。我不敢阻撓也。今兄貧士也。與我至交也。拮据資囊。延來妙手。果能洞識。病情投劑必效。則我亦當竭力懇願也。第恐雖議是病。而用藥斷不能如我之力專。而劑大也。苟未能確識是證。而以無數無譽之方。應酬塞責。則因循養患。誰任其咎也。或竟不識是病。而開口言虛。動手卽補。甘言悅耳。兄必信之。我不能坐觀成敗。如秦人視越人之肥瘠也。今愈某之方。如是陳醫。殊可卻之。速著人趕去。辭絕。畱此一款。以作藥資。不無小補。况連服苦寒。病無增減。是藥已對證。不比平淡之劑。誤投數帖。尙不見害也。實由

熱伏深錮。藥未及病。今日再重用硝黃犀角。冀頑邪蘊毒。得以通泄下行。則周身之氣機。自然流布矣。養之。伏枕恭聽。大爲感悟。如法服之。越二日大便下如膠漆。穢惡之氣。達於戶外。而畏寒。卽以遞減。糜粥日以加增。旬日後糞色始正。百日後康健勝常。嗣後雖嚴冬亦不甚畏冷。偶有小恙。輒服清潤之方。陽道復興。近添一女。養之。嘗頌於人曰。孟英之手眼。或可得而學也。孟英之心地。不可得而及也。我之病奇病也。孟英雖具明眼。而無此種熱情。勢必築室道旁。亂賣藥餌。不能有今日矣。况不但有今日。而十餘年深藏久伏之疴。一旦掃除。自覺精神勝昔。可爲。

後日之根基再生之德不亦大哉。

此是熱痰伏於
肺絡故用藥如

孫午泉進士患哮痰多氣逆不能著枕服溫散滋納藥皆不效。
孟英與北沙參桂枝茯苓貝母花粉杏仁冬瓜仁絲瓜絡枇杷葉旋覆海石蛤壳等藥覆杯卽臥數日而痊。

石符生隨乃翁自蜀來浙。同時患瘧醫者以小柴胡湯加薑桂投之不效改用四獸休瘧等法反致惡寒日甚。穀食不進惟飲燒酒薑湯。圍火榻前重裘厚覆胸腹痞悶喜以熱熨猶覺冷氣上衝頻吐粘稠痰沫延至臘初疲憊不堪始憶及丙申之恙詎孟英過診脈沈而滑數苔色黃膩不渴便溏溺赤曰是遂次所

受之暑溼失於清解復以溫補之品從而附益之釀成痰飲盤踞三焦氣機爲之阻塞所以喜得熱熨熱飲氣衝反覺如冰若不推測其所以然之故而但知聞問在切脈之先一聽氣冷喜熱無不以爲真贓現獲孰知病機善幻理必合參以脈形兼證竝究則其爲真熱假寒自昭昭若揭矣與大劑苦寒之藥而以蘆菔湯煎漸服漸不畏寒痰漸少穀漸增繼用甘涼善後喬梓皆得安痊

王氏醫案卷二 原名回春錄

杭州王士雄孟英著

同郡周鑠光遠輯錄

庚子春戴氏婦產後惡露不多用山楂益母草酒煎連服數日遂發熱自汗口渴不饑眩欲脫徹夜不眠孟英視之曰此裏屬陰虧血已隨胎而去雖惡露甚少但無脹痛之苦者不可妄投藥餌酒煎益母山楂不特傷陰且能散氣而汗泄口乾津液有立竭之勢卽仲聖所謂無陽也蓋人身天眞之氣謂之陽陽根於津陰化於液津液既奪則陽氣無根而眩暈陰血不生而

無寐。若補氣養陰。則舍本求末。氣血不能生津液也。惟有澄源潔流。使津液充而氣血自復。庶可無憂。以西洋參、生黃耆、龍骨、牡蠣、萎蕤、百合、甘草、麥冬、生薏苡、生扁豆、石斛、木瓜、桑葉、蔗漿。投之一劑。卽安數日而愈。後以滋填陰分服之。乃健。

王某久患吐血。體極孱弱。沈琴癡囑其丐孟英治之。服藥甫有小愈。而酷暑之時。陡患霍亂。轉筋大汗如雨。一息如絲。孟英視曰。陰血久奪。暑熱鴟張。吾霍亂論中之缺典也。姑變法救之。用北沙參、枇杷葉、龍牡、木瓜、扁豆、苡仁、滑石、桑葉、蠶砂、石斛、豆卷。投之良愈。調理每日仍服滋補。以治宿恙。越二載。聞服溫補藥。投之良愈。調理每日仍服滋補。以治宿恙。越二載。聞服溫補藥。

致血暴涌而亡。

赤山埠李氏女。素稟怯弱。春閒汎事不行。脇腹聚氣如瘕。減餐肌削。屢服溫通之藥。至孟秋加以微寒壯熱。醫仍作經閉治勢。瀕於危。乃母託伊表兄林豫堂措辨後事。豫堂特請孟英一診。以決之。孟英切其脈時。壯熱烙指。汗出如雨。其汗珠落於脈枕上。微有粉紅色。乃曰。虛損是其本也。暑熱熾盛。先當治其客邪。庶可希冀。疏白虎湯加西洋參元參竹葉荷梗桑葉及何首至一籌莫展。聞孟英主白虎湯。乃謂其母曰。危險至此。尙可服石膏乎。且本草於石膏條下致戒云。血虛胃弱者禁用。豈彼未

之知也。豫堂毅然曰：我主藥與其束手待斃，盍從孟英死裏求生之路耶？遂服二帖，熱果退，汗漸收，改用甘涼清餘熱，日以向安繼與調氣養營，陰宿瘕亦消，培補至仲冬，汎至而痊。次年適孫夔伯之弟。

張氏婦患氣機不舒，似喘非喘，似逆非逆，似太息非太息，似虛促非虛促，似短非短，似悶非悶，面赤眩暈，不饑不臥，補虛清火，行氣消痰，服之不應。孟英診之曰：小恙耳，旬日可安，但須懲忿，是囑與黃連、黃芩、卮子、棟實、鼈甲、羚羊角、旋覆、赭石、海蛇、地栗，爲大劑，送當歸龍鬚丸，未及十日，汎至其色如墨，其病已若失。

後與養血和肝調理而康。

牙行王炳華室。夏患骨痛。孫某曰風也。服參耆歸芍數帖。骨稍愈而腕痛。孫曰寒也。加以附桂。痛不止而漸覺痰多。孫曰肝腎不足也。重用熟地枸杞。令其多服取效。不料愈服愈劇。漸至昏厥。孫尙以爲藥力之未到。病體之久虛。前方復爲加重。甚而時時發厥。始請孟英診之。脈沈而有絃滑且數之象。乃謂炳華曰。此由過投溫補。引動肝風。煽其津液爲痰。痰復乘風而上。此暯厥之由來也。餘波則奔流經絡。四肢因而抽搐。陽氣盡逆於上。宜乎鼻塞面浮濁氣不能下達。是以便滯不餓。炳華曰神見也。

溫補藥服幾三月矣。不知尙可救乎。孟英曰。勿疑吾藥猶有
焉。遂與大劑甘寒息風化飲。佐以涼苦泄熱清肝厥果漸止。各
恙遞瘳。兩月後康復如常。予偶於舊書中檢得無名氏鈔本一
冊。所錄多岐黃之言。內一條云。附桂回陽。在一二帖之間。萬一
誤投害亦立至。功過不掩。其性之毒烈也。概可見矣。奈世人不
知藥爲治病而設。徒以貪生畏死之念。橫於胸中。遂不暇顧及
體之有病無病。病之在表在裏。但聞溫補之藥。無不欣然樂從。
者。模稜之輩。趨就存心。知其死於溫補而無怨悔也。乃衣鉢相
傳。不必察其體病脈證之千頭萬緒。僅以溫補之品二十餘味。

相迭爲用。卽成一媚世之方。且託足金匱之門。摹擬腎氣之變。
蓋知熟地之陰柔。可縛附桂之剛猛。誤投不致卽敗。偶中又可
邀功。包藏禍心。文姦飾詐。何異新莽比周。公子雲學孔聖哉。人
以其貌古人而口聖賢也。多深信而不疑。迨積薪既厚。突火頓
燃。雖來爛額焦頭之客。其不至於焚身者幸矣。較彼孟浪之徒。
誤投純陽藥。致人頃刻流血而死者。其罪當加十等。誅心之論。
救世之言。知我罪我不遑計焉。孟英見之。拜讚千過。且曰。勸漢
學以欺世。由來久矣。徐靈胎之論。無此透徹。可與退之原道文
竝峙。當考其姓字。於仲景先師廟內建謹聖祠以祀之。予謂孟

英如此稱許。則其可傳也奚疑。故附刊此案之後。以證王氏婦溫補藥服及三月。卽所謂陰柔束縛剛猛之故。致人受其愚而不覺者。後之人可以鑑矣。

莊半霞芝階中翰之三郎也。闡後患感。日作寒熱。七八次。神氣昏迷。微斑隱隱。醫者無策。始迎孟英視之。曰此平昔飲酒積熱。深蘊挾感而發理。從清解必誤投溫補。以致熱勢披猖。若是詢之。果三場皆服參。且攜棗子浸燒酒入闡。初病尙不至此。因連服羌防薑桂。漸以滋甚。孟英曰是矣。先以白虎湯三劑。斑化而寒熱漸已。繼用大苦寒之藥。瀉其結熱。所下黑矢。皆作棗子氣。

旬日後與甘潤滋濡之法。兩月始得全愈。

口口痛虛熱在
日也補虛則離
熱清熱則妨虛
病又加以食積
尤爲棘手須看
或用藥圓到處

金恩谷舍人次郎魁官。九月閒患五色痢。日下數十行。七八日來口噤不納。腹痛呻吟。危在旦夕矣。有主人參以補之者。有主生軍以瀉之者。舉家惶惶不知所措。孟英視之曰。暑挾食耳。誤服熱藥矣。攻補皆不可施也。輕清取之可即愈焉。以北沙參黃連鮮蓮子梔子黃芩枇杷葉石斛扁豆銀花桔梗山楂神麴滑石爲方。其家以爲病深藥淡。恐不濟事。西席莊曉村云。縱使藥不勝病。而議論極是。定不致加病也。竭力贊其居停投之。覆杯卽安。旬日而起。予聞孟英嘗曰。蓮子最補胃氣。而鎮虛逆。若反

胃由於胃虛而氣衝不納者。但日以乾蓮子細嚼而嚥之。勝於他藥多矣。凡胃氣薄弱者。常服玉芝丸。能令人肥健。至癆證噤口。皆是熱邪。傷其胃中清和之氣。故以黃連苦泄其邪。卽仗蓮子甘鎮其胃。今肆中石蓮皆僞味。苦反能傷胃。切不可用。惟鮮蓮子煎之。清香不渾。鎮胃之功獨勝。如無鮮蓮。則乾蓮亦可用。或產蓮之地湖池中淘得。入水不腐之老蓮。卽古所謂真石蓮也。昔人治噤口痢。多用此。然可不必拘泥。庶免作僞之人。以假亂真。反致用而無效。徒使病不卽愈也。

附 玉芝丸

孟英

豬脂一具治淨以蓮子去心入脂內水煎糜爛收乾搗爲

丸服

晡熱夜熱原有
肺熱血瘀二候
斷非滋陰所能
愈尤溫病之後
咳嗽夜熱顯爲
邪在肺滋陰
藥愈沒干涉矣

陳足甫稟質素弱。上年曾經吐血。今夏患感之後。咳嗽夜熱。飲食漸減。醫作損治。滋陰潛陽。久服不效。秋杪孟英診之。曰。陰分誠虛。第感後餘熱逗留於肺。阻氣機之肅降。搏津液以爲痰。此關不清。雖與滋填培補之藥。亦焉能飛渡而行其事耶。先清肺氣。以保胃津。俾治節行而灌漑輸。然後以甘潤濃厚之法。潤養真陰。始克有濟。乃尊仰山聞之。擊節歎服。如法施之。果漸康復。

胡蔚堂舅氏年近古稀。患囊腫小溲赤短。寒熱如瘡。益熱口非

外感也。乃久蘊之溼熱下流。氣機尙未宣泄。與五苓合滋腎。加棟實梔子木通。兩劑後。囊間出腥粘黃水。甚多。小溲漸行。寒熱亦去。繼與知藁八味。去山藥萸肉。加卮子。棟實。芍藥苡仁等。久服而愈。壬寅夏。感受暑溼。誤投溫散。以致譫語神昏。勢瀕於危。而肛前囊後之間。潰出腥膿。瘡口深大。瘍科以爲懸癰也。敷治罔效。時孟英患痔未痊。予固邀其扶病一診。孟英曰。懸癰乃損_喪。證成之。以漸今病來。迅速腥穢異常。是身中久蘊厚味溼熱。之毒挾外受之暑邪。無所宣泄。下注而爲此證。切勿敷藥以遏其外走之勢。但舌強而紫赤。脈細而滑。數客邪熾。盛伏熱蘊。隆

陰分甚虧。深虞津涸。先與清營之劑三投而神氣漸清。次以涼潤陽明。便暢而熱蠲。膿淨改用甘柔滋養。月餘潰處肌平。善後參入參耆。竟得康強如昔。

汪吉哉久瘡不愈。醫謂元氣已虛。雜投溫補。漸至肌瘦內燔。口乾咳嗽。寢汗溺赤。飲食不甘。孟英視之曰。餘邪逗留血分也。與秦艽鼈甲散而瘳其堂兄養餘亦患瘡數月。多醫療之罔效。肌瘦自汗。腰膝痠軟。不能稍坐。極其畏冷。孟英曰。此大虛證。胡反不補。猶以消導。是何居心。與參耆水草。熟地白芍。五味杜仲山藥龍骨牡蠣桂枝大棗木瓜。服數十帖而起。

孟英治其令叔高年痰嗽喘逆礙臥肢冷顴紅飲食不進與真

照葛醫案治法

武湯而安

湖墅張春橋素稟不堅頭眩腦鳴頻服溫補藥甚覺畏冷人皆謂其體偏於寒也辛丑春始請孟英診之脈甚數曰陰虧也溫補非宜改服滋水培元之劑頗為有效夏閒或勸以灸火云可以除百病蓋未知灼艾之可以除百病者謂可除寒溼凝滯陽氣不能宣通之證非謂內傷外感一切之病皆可灸以除之也故仲景有微數之脈慎不可炙之訓正以艾火大能傷陰也灸後數日即寒少熱多宛如瘡疾醫者以為脾寒病投以溫散日

眼前道理而人
多不悟一經拈
出便成名論此
與以針治虛損
者同一悖謬

以滋甚。春橋知藥治未符。堅不肯服。乃父與之詢其故。漫曰要兒服藥。須延王先生診視。與之遂邀孟英治之。切其脈滑數倍。加曰陰虛之體。內熱自生。炙之以艾。火氣內攻。時當溽暑。天熱外燥。三者相交。陰何以堪。再投溫散。如火益熱。當從痺瘡治。專以甘寒息熱。則陰津不致枯涸。而寒熱不攻。自去所謂治病必求其本也。竟不用一分表散藥而治愈。

棲流所司藥陳芝田。於仲夏患感。諸醫投以溫散。延至旬日。神昏識妄。肢搐耳聾。舌黑脣焦。囊縮溺滴。胸口隱隱微班。一望而知其危矣。轉邀孟英診之。脈細數而促。曰陰虧熱熾。液將涸矣。

一派甘寒之藥
既可滌熱又以
生津真治溫良
法也惟溼溫證

遂用西洋參元參生地二冬知葉棟實石斛白芍甘草稍銀花
未有也木通犀角石菖蒲大劑投之次日復診其家人云七八日來小
溲不過涓滴昨藥服六七个時辰後解得小溲半杯孟英曰此
孟英善用大劑故能起不治之證亦古今合所卽轉機也然陰氣枯竭甘涼濡潤不厭其多於前方再加龜板

鼈甲百合花粉大鍋煎之頻灌勿歇如是者八日神氣始清諸
恙悉退純用滋陰之藥調治匝月而瘳予謂孟英學識過人熱
腸獨具凡遇危險之候從不輕棄最肯出心任怨以圖之如此
案八日後神氣始清若經別手縱使治法不錯而一二帖後不
甚起色必規避堅辭致病家惑亂謀及道旁雖不死於病亦必

死於藥矣。此在醫者之識老心堅。又須病家之善於擇而任之。
專也。談何易耶。且聞孟英嘗云。溫熱液涸神昏。有投犀角地黃
等藥至十餘劑。始得神清液復者。因溫熱案最夥。不暇詳錄。姑
識此以告司人之命者。

江小香病勢危篤。渴人迎孟英診之。脈虛絃而小數。頭痛偏於
左。後子夜熱躁。肢冷欲嘔。口乾不欲飲。不欲食。舌蹇言濁。
溺黃而頻。曰體屬素虛。此由患感時過投溫散。陰津陽氣皆傷。
智此二○禁方同後來進補而勢反日劇者。滋膩妨其中。運剛烈動其內風。以致
醫者僉云表之不應。補亦無功。竟成無藥可治之證。雖然不過

難治耳。未可遽棄也。與秋石水拌制高麗參、旋蘿首、烏生白芍、牡蠣棟實鹽水炒橘紅桑椹石斛蒺藜茯苓煎吞飯丸、肉桂、心五分。一劑躁平。嘔止。各恙皆減。連投數服。粥食漸安。乃去首烏桂棟加砂仁末拌炒熟地菊花枸杞半月而瘳。

溽暑之令瘡疹盛行。幼科僅知套藥升柴防葛亂施。殆亦疫癟之病。造化默行其殺運歟。陳仰山家患此者十餘人。其長郎晝芾孝廉之女勢最劇。以瘡甫出而汎至也。醫者卻走始延孟英。視之脈滑而數。舌絳大渴面赤失音不食便瀉。曰此由發散太過火盛風熾氣血兩燔氣分之邪。由瀉而略泄其慾營分之熱。

由汎而稍解其焚。豈可畏其脫。妄投止瀝耶。與西洋參、石膏、知母、麥冬、犀角、生地、連翹、甘草、石斛、丹皮、桑葉、竹葉、大劑投之。三日而愈。養陰善後。遂以漸安。其餘或輕或重。孟英一以清解而痊。

石誦義夏杪患感。多醫廣藥。病勢日增。延踰一月。始請孟英診焉。脈至右寸。關滑數上溢。左手絃數。耳聾口苦。熱甚於夜。胸次迷悶。頻吐粘沫。啜飲咽喉阻塞。便溏溺赤。間有譫語。曰此暑熱始終在肺。竝不傳經。一劑白虎湯可愈者。何以久延至此也。乃尊北涯出前所服方見示。孟英一一閱之。惟初診顧聽泉用清

解肺衛法爲不謬耳。其餘溫散升提滋陰涼血各有來厯皆費心思原是好方惜未中病而北涯因其溏泄見孟英君石膏以爲治不敢與服次日復診自陳昨藥未投惟求另施妥法孟英曰我法最妥而君以爲未妥者爲石膏之性寒耳第藥以對病爲妥此病舍此法別無再妥之方若必以摸稜迎合爲妥恐賢郎之病不妥矣北涯聞而感悟頗有姑且服之之意而病者偶索方一看見首列石膏卽曰我胸中但覺一團冷氣湯水皆須熱呷此藥安可投乎堅不肯服然素仰孟英手眼越日仍延過診且告之故孟英曰吾於是證正欲發明夫邪在肺經清肅之

論亦根柢喩氏
而更加明透

令不行。津液凝滯。結成涎沫。盤踞胸中。升降之機亦壅。大氣僅能旁趨。而轉旋是一團涎沫之中。爲氣機所不能流行之地。其覺冷也。不亦宜乎。且子初診時。卽斷爲不傳經之候。所以尙有今日而能自覺胸中之冷。若傳入心包。則舌黑神昏。縫合吳古。年之犀角地黃矣。然雖不傳經。延之踰月。熱愈久。而液愈涸。葉愈亂。而病愈深切。勿以白虎爲不妥。急急投之爲妙。於是有敢服之心矣。而又有人云。曾目擊所親某。石膏甫下。嘔而命亦隨之。况月餘之病耳。嘔泄瀉。正氣已虧。究宜慎用。北涯聞之惶惑。仍不敢投。乃約翼日廣徵名士。會商可否。比孟英往診。而憂懼。

畢至。且見北涯求神拜佛。意亂心慌。殊可憐憫。欲與眾商榷。恐轉生掣肘。以誤其病。遂不遑謙讓。援筆立案云。病旣久延。藥無小效。主人之方寸亂矣。予三疏白虎而不用。今仍赴招診視者。欲求其病之愈也。夫有是病。則有是藥。諸君不必各抒高見。希原自用之愚。古云鼻塞治心。耳聾治肺。肺移熱於大腸。則爲腸澼。是皆白虎之專司。何必拘少陽而疑虛寒哉。放膽服之。勿再因循致貽伊戚也。坐中顧聽泉見案。卽謂北涯曰。孟英腸熱腑堅。極堪倚賴。如猶不信。我輩別無善法也。顧友梅、許芷卿、趙笛樓亦皆謂是。疏方以白虎加西洋參、貝母、花粉、黃芩、紫苑、杏仁。

冬瓜仁。枇杷葉。竹葉。竹茹。竹黃。而一劑甫投咽喉即利。三服後各恙皆去。糜粥漸安。乃改甘潤生津調理而愈。予謂此案不僅治法可傳。其闡發病情處。識見直超古人之上。

劉廉方。常州名士也。在西湖受暑移榻於崔仲遷別駕處。醫治垂危。莊芝階舍人拉孟英往診之。裸臥昏狂。舌黑大渴。溺赤。便祕。脈數。而芤。與犀角地黃湯加減服之。神識已清。略能進粥。次日復診。頗知問答。大有生機。仍處甘涼法以贈之。并囑伊格外謹慎。而越日莊半霞詣孟英偕往診視。見其目張睛瞪。齒露唇焦。氣喘汗出。揚手擲足而不可救藥矣。眾楚交咻。謂是寒涼藥。

凝閉而然。孟英曰：病之宜涼宜熱，汝輩不知也。脈乃皮裏之事。
汝等不見也。吾亦不屑爲之爭辨。惟目瞪唇焦，人所共覩，則其
死於何藥，自有定論。遂拂衣出。半霞再三請罪。孟英曰：俗人之
見，何足介懷？是非日後自明。於我心無慊焉。第斯人斯病，皆可
惜也。旣而始知有人主熱藥以償事，豈非命耶？僅二載而仲遷
病。孟英聞之曰：殆矣！蓋知其陰虛而受暑溼，恐主藥者未必能
悔悟於前車也。後果聞其廣服溫補之劑，以致真陰竭絕而死。
覆轍相尋，迷而不醒，可哀也已。

甌鎮孫總戎令郎楚樓，自鎮江來浙，主於石北涯。家途次卽患

寒熱如瘡。脇痛痰嗽。北涯見其面黧形瘦。頗以爲憂。卽延醫與診。醫謂秋瘡與疏散方。北涯猶疑其藥不勝病。復邀孟英視之。曰陰癆也。勿從瘡治。以葦莖湯加北沙參、熟地、桑葉、丹皮、海石、旋覆、貝母、枇杷葉爲劑。北涯見用熟地大爲駭然。孟英曰。君慮彼藥之不勝病。吾恐此病之不勝藥。贈此肅肺潤燥滋腎清肝之法。病必自安。楚樓聞之歎曰。妙手也。所論深合病情。前在姑蘇服疏散藥甚不相安。居停母疑我服王公之藥矣。果數日而痊。踰旬卽東渡赴歐去。

姚雪蕉孝廉之太夫人。年踰花甲。患感兩月。醫皆束手。始延孟

英診之身已不能轉側水飲難於下嚥聲音不出便溺不通曰此熱邪逗留不去津液剝削殆盡計其受病之時正當酷暑豈卽溫補是投但知其虛而不知其病耶閱前服諸方惟初手顧聽泉從吸受暑邪輕清開上立治爲合法耳餘方非不是起死回生之藥其如與病無涉何而阮某小柴胡方服之最多蓋醫者執此和解之法謂不犯汗吐下三者之險豈不穩當病家見其參胡竝用謂補正祛邪具一舉兩全之美最爲上策孰知和解足少陽傳經傷寒之劑不可以概和各經各氣之各病徒使參胡提升熱邪以上逆致一身之治節無以清肅下行而薦來

溫膩溼濁於中。焦致運化之樞機。失其灌慨之布氣機。愈窒津液。愈乾。和解之湯。愈進。而氣愈不和。病愈不解。今則雖有良治。而咽喉僅容點滴。氣結津枯。至於此極。英雄無用武之地矣。雪蕉昆季。力懲挽救。乃疏甘涼濡潤之方。囑其不限時刻。不計多寡。類以水匙挑入。使其漸滲下喉。而一日之間。僅灌一小杯許。其病勢之危。於此可想。直灌至旬餘。氣機始漸流行。藥可服小半劑矣。人見轉機之難。不無議論旁生。賴孟英靜鎮不搖。乃得日以向愈。粥食遞加。惟大解久不行。或以爲憂。孟英曰。無恐也。水到渠成。穀食安而津液充。則自解矣。若欲速妄攻。則久不納。

穀之胃尙有何物以供其蕩滌哉。至九月下旬始有欲解之勢。孟英連與補氣益血之藥尙不能下於前方加蜣螂一對熱服卽解。凡不更衣者計及五十日矣。聞者莫不驚異。繼以平補善後而痊。

仲冬大雪連朝積厚丈許。嚴寒久凍。西湖可行車馬。斯時也盛少雲患痰嗽。夜熱自汗。不寐。左脇痛如鍼刺。肌削不饑。自問不起矣。請孟英託以後事。及診其脈。許以可生。蓋病來雖惡。未經誤藥也。與固本加龜板鼈甲。旋覆知藥。青黛石斛花粉白芍棟實海石旋覆貝母蛤殼牛膝出入爲大劑。投之卽效。連服四五

十帖而痊。予謂斯證患於斯時。若經別手。未有不投溫補者。而少雲能與孟英遊。其亦具眼之人乎。此真所謂患難交不可不留心於平日也。然亦不能人人而遇之。殆佛氏所謂有緣存乎其間歟。

壬寅春。邵小墀室。患汎衍。釋醫診以爲妊娠。廣服保胎藥。漸至腹脹。跗腫。氣逆礙臥。飲食不進入夏。延孟英視之。曰血虛氣滯誤補成脹也。先以黃連厚樸山楂。鷄內金。橘皮。大腹皮。枳實。茯苓。梔子棟實。杏仁。紫苑。旋覆等藥。少佐參术。服之氣機漸運。脹去。食安。漸入滋陰養血之治。數月經行而愈。

一人患晨泄。有年累治不效。而春閒尤甚。孟英按其脈曰。汝雖苦瀉而瀉後腹中反覺舒暢乎。曰誠然。苟不泄瀉。又脹悶減食

矣。而服四神附桂之藥。其瀉必加此曷故也。曰此非溫升補澀

之證。乃肝強脾弱。木土相凌處一方。令其常服數帖。卽安後竟

無此恙矣。方用白朮。苡仁。黃連。棟實。桂枝。茯苓。木瓜。芍藥。蒺藜。

橘皮而已。

扶脾抑肝製方
靈動

凡心腎不交之人多不能仰臥以仰則腎氣不能上承而心氣愈浮也

邵魚竹給諫。起居食飲如常。性僅能側臥。略難仰睡。仰而寤。無恙也。稍一合眼。則驚竄而醒。雖再側眠。亦徹夜不得寐矣。多年莫能治。孟英以三才合枕中丹加黃連肉桂服之。良效。其長郎

心腎不交者。治之以黃連肉桂。燒存之。用。萬善巧。

不寒不燥真陰
虛血流者之良
劑

子旣久患痰多胸膈滿悶連年發癇藥之罔效。孟英脈之曰氣分偏虛痰飲阻其清陽之旋運宜法天之健以爲方則大氣自滯而流行不息胸次乃廓然如太空矣。與六君去甘草加黃耆桂枝薤白棗仁石菖蒲蒺藜旋覆服之滿悶漸舒癇亦不發矣。予荆人娩後惡露不行或勸服生化湯適孟英枉顧診曰陰虛內熱天令炎蒸雖赤沙糖不可服也。以生地丹參丹皮豆卷茺蔚子茯苓桃仁山楂卮子澤蘭琥珀投之卽效且無別恙而易健可見體質不齊藥難概用况其致病之因不一病機傳變無窮語云量體裁衣而治病者可不辨證而施治耶。孟英常曰凡

通人之論無論
寒藥無用不可不知
得當皆足救人

產後世俗多尙生化湯。是以一定之死方療萬人之活病體寒者。固爲妙法。若血熱之人。或兼感溫熱之氣者。而一概投之驟則變證蜂起。緩則蓐損漸成人。但知產後之常有。而不知半由生化湯之厲階。此風最盛於越方。本傳於越之錢氏。自景岳采入八陣。遂致流播四海。人之陰受其害者。數百年矣。從無一人能議其非。今特爲此長夜之燈。冀後人不致永遠冥行。或可稍補於世。但景岳最偏於溫補。而獨於產後一門。力辨丹溪大補氣血爲主之非。可謂此老之一隙微明。惜猶泥於產後宜溫之謬說。蓋由未入仲聖之宮牆也。

戚媼者。年六十餘矣。自幼傭食於黃蓮泉家。忠勤敏幹。老而彌甚。主僕之誼。勝於親戚也。秋閒患霍亂。轉筋。孟英視之。暑也。投自製蠶矢湯。兩服而安。三日後忽然倦臥。不能反側。氣少。不能語言。不飲不食。蓮泉惶懼。不暇遠致孟英。卽邀濟仁堂朱某診之。以爲霍亂皆屬於寒。且昏沈欲脫。疏附子理中湯與焉。蓮泉知藥猛烈。不敢遽投。商之王安伯。安伯云。以予度之。且勿服也。若謂寒證。則前日之藥下。嘔卽斃。吐鴻安能漸止乎。蓮泉聞之大悟。著人飛趕孟英至。而切其脈曰。此高年之體。元氣隨瀉而泄。固當補者。第餘暑未清。熱藥在所禁耳。若在孟浪之家。必以

前之涼藥爲未當。今日溫補爲極。是縱下咽不及救。亦惟歸罪於前手寒涼之誤也。設初起卽誤死於溫補。而世人亦但知霍亂轉筋。是危險之證。從無一人能知此證有陰陽之異。治法有寒熱之殊。而一正其得失者。此病之所以不易治。而醫之所以不可爲也。今君見薑附而生疑。安伯察病機之已轉。好問者心虛識機者智贍。二美相濟。遂使病者跳出鬼門關。醫者卽脫無妄罪。幸矣。幸矣。乃以高麗參。麥冬。知母。萎蕤。木瓜。扁豆。石斛。白芍。苡仁。茯苓。蒺藜爲方。服六劑始能言動。漸進飲食。調理月餘而健。

可見浙人東賦
之薄若幽冥之
人卽誤服青麟
丸數錢亦不至
如斯之甚也

七月十八日夜。予患霍亂轉筋甚劇。倉卒間誤服青麟丸。錢許。
比曉急邀孟英診之。脈微弱如無。耳聲目陷。汗出肢冷。音啞。肌
削。危象畢呈。藥恐遲滯。因囑家慈先濃煎高麗參湯。亟爲接續。
隨以參术。白芍。茯苓。附桂。乾薑。木瓜。苡仁。扁豆。蓮實爲方。一劑
而各證皆減。次日復診。孟英曰。氣分偏虛。那堪吐瀉之泄奪。誤
餌苦寒。微陽欲絕。昨與真武理中合法。脾腎之陽復辟矣。剛猛
之品可以撤去。蓋吐瀉甚而津液傷。筋失其養。則爲之轉薛生
白。比之痙。病例可推也。凡治轉筋。最要顧其津液。若陽既回。而
轉筋。病。凡用寒。則。俱。寒。此。轉。筋。方。無。過。當。之。藥。有。此。轉。筋。方。無。過。當。之。藥。
再投剛烈。則津液不能復。而內風動矣。此治寒霍亂之用。附桂

卷中○病○而○服○之○不○止○反○食○甚○嘔○嘔○吐○嘔○氏○熱○中○寒○證○亦○具○此○意○

亦貴有權衡而不可漫無節制致墮前功也。卽於前方裁去薑附肉桂加黃耆石斛服至旬日而愈。予謂此番之病危同朝露。若非孟英恐不能救。常聞張柳吟云。但使病者聽孟英論病之無微不入。用藥之無處不到。源源本本信筆成章。已覺疾瘳過半。古云檄愈頭風。良有以也。

陳藝圃亦知醫。其室人於仲秋患霍亂轉筋。自診以爲寒也。投熱劑勢益甚。延朱茂才視之。亦同乎主人之見也。病尤劇。始請孟英決之。曰。寒爲外束之新邪。熱是內伏之真病。口苦而渴。蓋附不可投矣。與河間法人皆不之信也。再與他醫商之。仍投熱。

藥乃至口鼻出血而死。極其悔歎。始服孟英之卓見。子謂霍亂一證。近來時有。而醫皆不甚識得。清楚死於誤治者。極多。孟英特著專論。雖急就成章。而辨晰簡當。略無支漏。實今日醫家首要之書。以其切於時用。不可不亟爲熟讀而研究也。

顧雲垞體豐年邁。患瘻於秋。脈芤。而稍有歇止。孟英曰。芤者。暑與成溼未有可憑。故直斷爲虛。去脉。而如是定。歇止者。痰溼阻氣機之流行也。大忌溫補。以助邪氣。及與清解獨痰之法。病不少減。而大便帶血。邪去表孟英曰。暑溼無形之氣。而平素多痰邪。反得以盤踞頗似有形之病。清解不克勝其任氣。血皆受其滋擾。必攻去其痰。使邪無依附。而病自去。切勿以高

此必別有外證
驗過
可憑故直斷爲
暑與成溼未有
專視脈之芤與
歇止者勿被
斷者讀者勿被
至而如是定

此方可謂峻極
良由識高非徒
勝大

年而畏峻藥。伊姪桂生少府亦精於醫者也。聞之極口稱是。遂以桃仁承氣湯加西洋參滑石芩連橘紅貝母石斛爲方。送礞石滾痰丸。乃郎石甫孝廉云。此藥在他人必畏而不敢服。我昔年曾患暑溼證。深悉溫補之不可輕試。况高明所見相同。更何疑乎。徑服二劑。下粘痰汚血甚多。瘧卽不作。仍以清潤法善後而康。

邵子受令壹患吐血。肌膚枯澀。口渴脈虛。大孟英曰。氣分之陰虧也。溫補旣非滋填。亦謬以參者。二冬知母百合萎蕤石斛桑葉。枇杷葉投之而愈。

用補亦要用得
其宜方能奏效
非一味變補卽
能愈疾也。案中
諸治可以爲法

九月閒張春橋患瘧寒少熱多。閒二日而作。甫兩發形卽清瘦。
孟英診曰脈絃而細尺中甚數疾作於子夜口乾嗜飲乃足少
陰熱瘧也。兩發遽爾形消胡可玩視吾以妙藥奉贈可期卽已。
但請卽服不可商於人而致生疑議也。方用元參生地知母丹
皮地骨皮天冬龜板茯苓石斛桑葉春橋以向所心折遂服之。
一劑瘧卽止再以滋陰善後而愈予謂此證一帖而瘳似乎輕
易但非真才實學焉有此種妙治設遇別手非溫補卽提表其
禍可勝道哉然天下之病無論輕重總貴初治得法何致輕者
重而重者危耶奈世俗之情必使輕者重而後轉安始知醫藥

之功殊可歎也。按此證世人但知其爲三陰瘡籠統治以溫補之法。從未聞有分經用藥者。今提出少陰二字。創立清涼之劑。用藥精當。取效敏捷。法似新奇。理自完足。所謂活人治活病。全以活潑運之也。可以啟人慧悟。垂作典型。

金寬甫初冬患感冒。局醫黃某聞其向來不拘何病。總須溫藥而痊。胸懷成見。進以薑桂之方。漸至足冷面赤。譖語煩躁。疑爲戴陽而束手矣。舉家彷徨。延孟英診焉。曰此伏邪晚發。誤與升提。熱浮於上。清解可安。寬甫猶以向不服涼藥爲疑。方中芩連之類堅不肯用。乃兄愿谷中翰極力開導。督人煎而飲之。果得霍

然。

周曉滄乃郎品方患冬溫。所親顧聽泉知其體屬陰虧。病非風寒也。不犯一分溫升之品。而證不能減。勢頗可危。乃虛懷轉邀孟英診之。曰所治良是也。但於方中加貝母。杏仁。紫苑。冬瓜子等味。與之遂效。可見藥貴對病。雖平淡之品。亦有奇功。孟英嘗云重病有輕取之法。於此可見。

癸卯春邵秋子令堂年近六旬。患寒熱如瘧者久矣。諸醫雜治罔效。孟英視之。曰此溼邪久蘊。已從熱化。誤投提補。動其肝陽。痰飲因而上逆。與通降之法。寒熱卽減。而包某謂瘧久陰虛。理

宜滋養。病家聞之近是遂進首烏、鼈甲等藥漸至脈伏胸痞呃、忒自汗渴飲不食。顧赤便泄。包某束手疏生脈散以塞責。舉家彷徨再求孟英診之。曰此滋膩阻塞氣機清陽不司。旋運痰飲。喜熱者屬之。清熱潤燥之氣機以轉之。閉滯隧絡非脫象也。補藥不可進。以桔梗、薤白、合小陷胸加菖蒲、竹茹、旋覆貝母、杏仁、紫苑、枇杷葉投之。呃止脈出大有轉機。而鄭某謂病固屬痰須溫熱以宣通。勿寒涼而凝遏。病家又惑焉。薑桂頻投。既而脣腫咽疼不能進飲。舌乾短硬難出語言復請孟英救療。與犀角地黃湯加元參知母銀花竹黃花粉膽星石葛蒲竹瀝之類六七劑。吐出極臭膠痰甚多。粥飲漸進。此第

三次生機也。奈狂瀾莫障。邪說橫行。輒以涼藥不宜擅服。久病必定元虛。甘言悅耳。遂至升散溫補。各逞所能。符咒乩方。罔不徧試。延至仲夏。脛腐齦糜。屑高數寸。竟成燎原莫救。仍懇孟英設法。乃堅辭不能措手。付局醫黃某敷治。腫爛日甚而終。

上年秋燥冬暖。略無霜雪。河井竝涸。吾杭自九月間起天花流行。十不救五。小兒之殤於是者。日以百計。孟英曰。此痘疫也。治法當與常痘有異。惜幼科未之察耳。且天令發泄。不主閉藏。入春恐多喉患。特刊加味三豆飲方。俾未曾佈痘者。預服免患。將出者。恣飲冀輕。又勸人頻服青龍白虎湯。以杜春來喉恙。不料

痘原感疫而發
醫林改錯中言
之甚詳

其言果應。三春不雨。喉瘡甚多。醫者猶不悟其致病之因。僅知發散。正如火上添油。孟英胸有成竹。一以仲聖白虎湯爲救焚主劑。若已及於營分者。用晉三犀角地黃湯。相機加減。又刊青龍白虎湯。暨錫類散方。廣爲印送。賴此以活者。不可勝數。

附 加味三豆飲

生綠豆

生黃豆

生黑豆

或用生白扁豆亦可

生甘草

金銀花

水煎服

孟英原刻自注云。古方三豆飲爲痘證始終可服之妙。藥未出時常服。痘可使稀。將出時急服。重可冀輕。已出

時恣服逆可轉順盡出時頻服毒可易清俗傳種痘是密室烘花更有初生小兒於十八日內服藥令其出痘之法是揠苗助長此等矯揉造作陰受其害者古今來不知幾恒河沙數矣至於種種稀痘之方皆無義意或以毒藥損人元氣或以穢物致生別恙慎勿爲其所惑惟此方藥極簡易性最平和味不惡劣易辦易服不必論其體質久服無弊誠盡善盡美之王道藥也杭人惑於患痘不食豆之說甚屬可鄙今特辨明冀人醒悟凡小兒能啜飲後卽以此藥日日代茶誠保赤之首章焉

原方用赤豆性燥傷陰。予以黑大豆易之。更有補陰之績。雖燥令燥體皆無礙矣。再益銀花甘草而化毒之功尤勝。或疑銀花性涼似難久用。不知三豆皆穀也。性能實脾得銀花以濟之更覺冲和。况小兒體稟純陽極宜此甘涼補陰之味。豈特稀痘尤能明目消疳。不生瘡癧泄瀉等病。其功未能殫述也。

附

青龍白虎湯

橄欖

生蘆菔

水煎服

孟英自注云。此予自制方也。橄欖色青清足厥陰內寄。

之火風而靖其上騰之慄蘆菔色白化手太陰外來之燥熱而肅其下行之氣合而爲劑消經絡留滯之痰解膏梁魚鱻之毒用以代茶則龍驥虎伏藏府清和豈但喉病之可免耶且二味處處皆有人人可服物異功優久任無弊實能弭未形之患勿以平淡而忽諸

附

錫類散

象牙屑

培

真珠各三

分

飛淨青黛六

梅花冰片

三釐

壁錢

二十個俗名喜見
窠木板上者勿用

西牛黃

人指甲

各五釐男病用女女病用
男合送濟人須分別配之

共研極細粉吹患處流出惡涎卽愈○孟英自注云此專治爛喉痧疹之神方也尤鶴年附載於金匱翼云張瑞符傳此方以救人而得子故子名之曰錫類散

段春木之室爛喉內外科治之束手姚雪蕉孝廉薦孟英視之骨瘦如柴肌熱如焰。痰阻於咽喉不能咯吐須以紙帛攬而曳之。患處紅腫白腐。齦舌皆糜。米飲不沾。汎事非期而至。按其脈左細數右絃滑曰此陰虧之體伏火之病失於清降擾及於營先以犀角地黃湯清營分而調妄行之血續與白虎湯加西洋參等肅氣道而瀉燥原之火外用錫類散埽痰腐而消惡毒。

羅投甘潤藥蠲餘熱而充津液日以向安月餘而起。

種痘之法以人

巧而奪天工原

爲妙法但須慎

於擇時若疫氣

氣者尙有顧顧

咽喉之醫丸又

加以痘毒耶此

乃醫之不明未

可避歸咎於種

痘也

吳雨峯明府家囑兒科爲其仲郎所出之兩孫種痘下苗一二三
日發熱咽疼醫以爲痘之將形也投以升透之藥赤斑似錦喉
瘡如焚半月之間閩家傳染諸醫莫敢入其室孟英往診時見

其三郎耕有四郎小峯尙未病亟曰已病者固當圖治未病者

尤宜防患傳以青龍白虎湯代茶恣飲竟得無恙其令閩洪宜

人及仲媳皆爲之治愈此外如其長媳其令媛其三孫其僕其

探病之女戚殞於是病者七人焉時雨峯築巖兩喬梓咸宦於

外仲郎亦幕遊江右不料因種痘而釀此家禍益信孟英勸人

勿種痘之說爲可訓矣。

潘洪疇託兒醫爲其仲郎春波所出之孫種痘下苗三日卽咽喉○而復升之則種出之痘亦不見○痛○醫○與○升○散○藥○發○熱○斑○爛○七○朝○而○天○春○波○及○其○弟○祥○衍○皆○染○其病○春○波○之○證○顧○聽○泉○治○而○愈○矣○祥○衍○之○恙○咽○喉○爛○至○於○舌○胸○膈○痞○塞○不○通○牙○關○緊○滯○小○洩○淋○痛○口○流○紫○黑○血○塊○人○皆○謂○其○臟○腑○爛○焉○孟○英○視○之○曰○惡○血○毒○涎○正○欲○其○出○吹○以○錫○類○散○用○椀○承○其○口○流○出○涎○血○甚○多○咽○喉○牙○環○胸○膈○皆○得○漸○舒○投○以○犀○角○地○黃○湯○加○元○參○銀○花○童○溺○藕○汁○竹○黃○花○粉○貝○母○石○菖○蒲○之○類○漸○以○向○安○

夏閒顧聽泉邀孟英視其所親屠綠堂之恙。孟英曰：陰生可虛果於夏至前五日而卒。屠之五令郎患痰嗽者數年，近因悲哀病作。徐某見其嗽甚，則吐也。投以參术之劑，病益甚。閏七月十七夜，綠堂忽示夢云：汝病須延孟英診視，服溫養藥可愈。覺而異之，卽迓過診。孟英曰：此陰虛勞嗽，久而衝氣不納，則嘔吐非胃寒也。經言勞者溫之，亦溫養之謂，非可以溫補施之者。病者見案，更爲驚歎。始以父夢告焉。孟英亦爲之肅然方用西洋參熟地、棗、荳、二冬、茯苓、坎版牡蠣紫石英、萎蕤、枕杷葉、橘皮服之，果安。予謂凡事皆可以感天地格神鬼，况醫爲性命之學耶。

卽此一案可以知孟英之手眼通天。非幸獲虛名者所能仰望也。

胡秋紹於酷熱時偶有不適。醫以柴葛香薷散之。反惡寒胸痞。更醫用枳朴枳榔以瀉之。勢日劇。延孟英視之。自汗不收。肢背極冷。奄奄一息。脈微無神。曰稟賦素虧。陽氣欲脫。此必誤認表證使然。與救逆湯加參耆服之漸安。繼以補氣生津。調理匝月而痊。

陳斐裳患淋久不愈。延至溽暑。邀孟英診之。曰易事耳。與補中益氣湯而愈。其子荷官病痞積腹脹。發熱乾嘔。善食黃瘦。便溏。

溺赤兒科藥廣服無功已將絕望矣孟英聞而憐之曰吾於幼科雖未討論姑贈一方或有生機也以黃連白芍牡蠣龍甲鷄肫皮五穀蟲霞天麴木瓜山楂棟實橘皮桔梗旋覆卮子丹皮等藥投之一劑知旬餘愈

段堯卿之太夫人患霍亂轉筋年踰七十矣孟英投自制連樸飲三啜而瘳霍亂案甚夥不遑廣采姑錄數則以示一斑

石誦義室久患痰嗽諸醫藥之勿瘳孟英切其脈曰非傷風也與北沙參熟地百合麥冬貝母紫苑萎蕤枇杷葉鹽水炒橘皮燕窩一劑知數劑已初秋又患腕痛上及肩尖向以爲肝氣犯

合概二案其人必陰虛肺燥之質故用藥如此

服破削之品。孟英曰。亦非也。以砂仁炒熟。地炙橘紅棟實。延胡
枸杞。當歸。茯苓。桑甚。蒺藜爲方。服之良效。繼卽受孕矣。

石芷卿患癌。張某連投柴葛藥。熱果漸退。而復熱之後勢更孔
甚。乃延益英診焉。先以施岐芩連等藥。清解其升淨之熱。俟邪
歸於府脈來。絃滑而實。徑用承氣湯下之。時其尊人北涯赴甌。
無人敢主其可服否也。另招他醫決之。以爲太峻。且腹不堅滿。
妄攻慮變。舉家聞之。搖惑暮夜。復懇再診。孟英辨論洋洋。堅主
前議。服後果下黑矢。次日大熱大汗。大渴引飲。孟英曰。此府垢
行而經熱。始顯與竹葉石膏湯二劑而安。繼以育陰充液調理。

而康。

朱某患痢於越○表散○瀉滌滋膩等藥○備嘗之矣○勢瀕於危○始返杭○乞孟英診之○神氣昏沈○耳聾○脘悶○口乾○身熱○環膚硬痛異常○晝夜下五色者數十行○小溲清○痛四肢拙○搐時時暈厥○曰此暑溼之邪○失於清解○表散○瀉滌正氣傷殘而邪乃傳入厥陰○再以滋膩之品補而錮之○遂成牢不可拔之勢○正虛邪實○危險極矣○與白頭翁湯加棟實○蕘芩連梔芍○銀花石斛桑葉○橘葉羚羊○角牡蠣○海蛇○鼈甲○鷄內金等藥○大劑頻灌○一帖而抽厥減半○四帖而抽厥始息○旬日後便色始正○溲漸清長○粥食漸進○半月後

臍聞之硬始得盡消改用養陰調理踰月而康。

鄰人汪氏婦之父王叟仲秋患痰嗽不食氣喘不臥囊縮便祕心搖搖不能把握勢極可危伊女浼家慈招孟英救之曰根蒂欲脫耳非病也以八味地黃湯去丹澤合生脈加紫石英青鉛龍牡胡桃肉棟實蕤蓉投之大解行而諸恙減乃去蕤蓉麥冬服旬日以瘳初冬邵可亭患痰嗽面浮微喘醫謂年踰花甲總屬下部虛寒進以溫補納氣之藥喘嗽日甚口涎自流莖囊漸腫兩腿腫硬至踵不能稍立開口則喘逆欲死不敢發冒頭仰則咳嗽咽疼不容略臥痰色黃濃帶血小溲微黃而長許芷卿

薦孟英視之脈形絃滑有力曰此高年孤陽熾於內時令燥火
薄其外外病或可圖治真陰未必能復且平昔便如羊矢津液
素乾再投溫補如火益熱矣乃以白虎湯合瀉白散加西洋參
貝母花粉黃芩大劑投之并用北梨搗汁頻飲潤喉以緩其上
僭之火數帖後勢漸減改投葦莖湯合清燥救肺湯加海蛇蛤
壳青黛勃膀竹瀝爲方。旬日外梨已用及百斤而喘始息繼加
坎版鼈甲犀角而以豬肉湯代水煎藥大滋其陰而潛其陽火
始下行小溲赤如蘇木汁而諸證悉平下部之腫隨病遞消一
月已來共用梨二百餘斤矣適大雪祁寒更衣時略感冷風腹

此却不必以病者舉服也何不另用之

中微痛。自啜薑糖湯兩椀。而喘嗽復作。口乾咽痛。大渴舌破。仍不能眠。復用前方。以綠豆煎清湯代水。煮藥始漸向安。孟英謂其乃郎步梅曰。內經云陰精非藥石所能繼續。况年踰六秩。長不勝氣。獨治病雖去矣。陰精非藥石所能繼續。况年踰六秩。長不勝消。治病已竭人謀。引年且希天眷。予以脈察之。終屬可虞。母謂治法不周。贈言不早。致有他日之疑成敗之論也。

一賣酒人姓陸。極窘而又遭顛沛。久而患一異疾。形消善癢。益從皮膚而出。搔之蠕蠕。醫治莫效。孟英診曰。悲哀勞苦。陽氣受傷。廻蘗浸淫。乃從虫化。與補氣藥加杉木桑枝而愈。
亦○連○熱○生○出○之○范○熱○

陳菱裳之太夫人。既患嘔吐。徹夜不止。次早延孟英診之。自述因寒而致。孟英知菱裳進場家無主藥之人。若明言屬熱。必致畏藥不服矣。漫應曰固寒也。而疏方則芩連梔棟。以大苦寒爲劑。投之良愈。

張鄭封室。娩後即發熱。服生化湯二帖。熱益熾。而發赤疹。顧聽泉診之。卽與清解三劑不應。欲進犀角地黃湯。而恐病家之狃於產後以生疑也。乃拉孟英質之。診其脈。絃滑而數。面赤。熱躁。胸悶。善悲。肢腫而疼。兩肘白疱如扁豆大者數十顆。舌上亦有一顆痛癰。水飲大便不解。已旬日矣。曰此不但胎前伏暑。且有

蘊毒而誤服生化湯以助其虐。幸初手卽用清解。尙不致於昏陷犀角地黃極是治法。猶恐不能勝任。乃與聽泉商加西洋參滑石知母銀花花粉人中白棗仁竹黃貝母桑葉卮子爲劑。其所親曰高明斷爲熱證何以病者雖渴而喜熱飲耶。孟英曰此方中所以多用痰藥也。凡胸中有熱痰阻礙氣機者每如是不可以其向不吐痰而疑吾言之妄也。若因此而指爲寒證則禍不旋踵矣。進四帖始得大解。頻吐稠痰而各恙皆減。飲食漸加。孟英曰病勢雖穩。餘熱尚熾。苟不亟爲清滌而遽投補益。猶有辱損之虞。其母家果疑藥過寒涼。必欲招專科調治。幸將前方

示彼尙不妄施溫補。然隔靴搔癢。紀律全無。旬日後餘火復燃。鄭封堅懇孟英設法。仍用甘寒療之。周身膚蛻如蛇皮爪甲。更新其病之再生也。可知繼與滋補真陰而起。

葉晝三患欬逆。上氣頭偏。左痛口渴。不饑便瀉如水。王瘦石薦孟英視之曰。此肝陰胃汁交虛時。令燥邪外薄。與育陰息風清燥滋液之法。日以漸安。服及兩月。大解反形乾結而瘳。鄭某吐血盈椀。孟英脈之。右關洪滑。自汗口渴。稍一動搖。血卽上溢。人皆慮其脫。意欲補之。孟英曰。如脫惟我是問。與白虎湯加西洋參大黃炭一劑霍然。

季秋顧聽泉邀孟英視康。康侯副轉之。恙切其脈滑數而右歇。左促且肝部間有雀啄氣。口又兼解索。望其面宛如薰黃。頭汗自出。呼吸粗促似不接續。坐臥無須臾之寧。便溺澀滯。渾赤極臭。心下堅硬拒按。形若覆椀。觀其舌色邊紫苔黃殊不甚乾燥。問其所苦曰口渴甜膩不欲飲食。苟一合眼卽氣升欲喘煩躁不能自持。胸中懊惱莫可言狀。孟英曰此由溼熱誤補漫無出路。充斥三焦氣機爲其阻塞而不流行。蔓延日久津液爲之凝滯而成痰飲。不啻人禽雜處。苗莠同疇。邪正混爲一家。醫見肢冷自汗。不知病由壅閉而然。欲以培正而邪氣方張。得補反爲

樹幟豈非資寇兵而齎盜糧哉。非其類者鋤而去之。乃爲喚緊之治。聽泉曰良是也。夏閒起病。聞自心悸少寐。楊某以爲虛而補之。時尙出差辦事。暑溼外侵。受而不覺。迨聞差未竣。其病斯發。而諸醫之藥。總不外乎溫補。一途以致愈。補愈劇。今擬溫膽法。待君可否。孟英曰。脈證多怪。皆屬於痰。今胸痞如斯。略無痰吐。蓋由痰能阻氣。氣不能運痰耳。宜於溫膽中加薤白。梔仁。通其胸中之陽。又合小陷胸爲治飲。痞之聖法。參以梔豉泄其久鬱之熱。以除懊憹。佐以蘭草滌其陳腐之氣。而醒脾胃。聽泉深然之。連投二劑。各恙皆減。脈亦略和。而病者以爲既係實證。何

妨一瀉而去之。連服大黃丸二次。承氣湯半帖。孟英急止之。曰。
畏虛進補。固非欲速。妄攻亦謬。蓋溼蒸爲熱。灼液成痰。病非一
朝一夕而成。治以上下分消爲是。不比熱邪。傳府可一蕩而愈。
也。越日下部果漸腫。孟英曰。攻痞太速之戒。古人不我欺也。與
聽泉商以前法加黃芩合瀉心意。再配雪羹投之。痰果漸吐。痞
亦日消。而自腹至足。以及莖囊。腫勢日加。孟英謂勢已如此。難
以遽消。但從三焦設法。則自上而下。病必無虞。與聽泉商用河
閒桂苓甘露飲。意而姚平泉孝廉力主崇土勝溼之法。深以寒
涼爲不可用。眾議仍投前日之藥。孟英曰。前藥原可服也。嫌力

不足耳。次日痰中帶血甚多。孟英曰：浮熱薰蒸不已，自氣及營矣。與聽泉暨王子能參軍商以知葉生地犀角鼈甲白芍苡仁貝母石斛茅根麥冬滑石厄子藕汁童湯投之而止。踰數日又吐且肢冷自汗心餒畏脫。姚平泉謂氣不攝血，當主歸脾湯以統之。舉家惶惶，連請診脈者三次。孟英曰：脈來屢變。陳芝江所以不能指實其病，而楊阮諸人皆疑爲大虛之候也。然望聞問切不可獨憑於指下。今溲如赭石，湯渾赤有脚，其爲溼熱之病昭昭若揭。初傷於氣，分則津液受灼，以爲痰漸；及於營，分則陰血不安，而妄溢邪內盛，豈非病實而真實類虛。吾不受病之

前云不可妄攻
此又投峻下之
劑何也。蓋前徒
攻其熱故不中
病而致生他證
此則直攻其瘍
始能與病相當
也

欺也。堅守前議。靜鎮不搖。服二劑果止。孟英曰。血之復吐也。由於氣分之邪以擾及也。欲清氣道之邪。必先去其邪所依附之痰。蓋津液既爲邪熱灼爍以成痰。而痰反卽爲邪熱之山陰也。不妨峻攻其實。而緩行其勢。初進滾痰丸三錢。得下泄氣一次。副轉云。四十日來未有之通暢也。連投數日。始解膠瘀。黑矢多遍。而小溲亦漸清長。苔色亦退。寢食遂安。惟下部之腫猶爾也。馬香崖陸虛舟皆主實脾行水之法。孟英曰。諦參脈證。病不在脾。况善饑便燥。口渴溺多。吾方慮轉消證。亟投甘潤之不遑惡也。可滲利傷陰。補土劫液耶。且脾虛下陷之腫與溼盛而腫之腫。

其膝之上○下○內○形○勢○必○然○相○貫○今○膝○之○上○下○內○外○凹○凸○迴○判○
毫○不○毗○連○蓋○由○溼○熱○所○釀○之○瘀○飲○既○誤○補○而○痞○塞○中○焦○復○妄○攻○
以○流○竄○隧○絡○所○謂○不○能○一○蕩○而○蠲○勢○必○旁○趨○四○射○吾○當○以○法○取○
之○會○又○咳○痰○帶○血○而○精○神○食○飲○如○常○孟○英○曰○無○恐○也○此○乃○前○次○
嚼○三○七○太○多○兜○澀○留○瘀○最○不○宜○用○吐○而○去○之○極○妙○但○須○金○水○同○
治○冀○咳○止○而○血○絡○不○震○動○爲○要○耳○與○甘○露○飲○加○藕○汁○童○弱○服○之○
四○劑○而○止○咳○嗽○亦○寧○於○是○專○治○其○下○部○之○腫○以○固○本○加○知○藥○貝○
母○花○粉○旋○復○橘○絡○絲○瓜○絡○羚○羊○角○棟○實○葱○鬚○豆○卷○薏○苡○竹○瀝○出○
入○爲○劑○二○三○帖○聞○其○高○突○隆○腫○之○處○卽○覺○甚○癢○搔○之○水○出○如○汗○

而作葱氣。六七日後。兩腿反覺乾瘦燥痛。莖囊亦隨之而消矣。
孟英曰。用此潤藥消腫。尙且乾痛咽燥。設從他議而投燥脾利
水之法。更當何如哉。蓋寒溼則傷陽。熱溼則傷陰。血液皆陰也。
善後之法。還宜滋養血液。稍佐竹瀝。以搜絡中未淨之痰。使愈
後不爲他日之患。更屬法中之法。服之飲食中節。便溺有權。幸
無消渴之虞。而竟愈焉。

廣孔愚司馬久患溏泄。而舌黑氣短。自春徂冬。治而不效。孟英
視之曰。勞心太過。陽燦其陰。人見其溏泄。輒與溫中。不知肺受
火刑。氣失清肅。而短促於上。則水源不生。自然湯少。便瀉矣。投

以○肅○肺○清○心○涼○肝○滋○腎○之○法○果○得○漸○瘳○

周菊生令正患少腹痠墜小溲頻數而疼醫投通利不效繼以升提溫補諸法備試至於不食不寐大解不行口渴不敢飲水聞聲卽生驚悸孟英脈之曰厥陰爲病也不可徒治其太陽先與鹹苦以泄其熱續用甘潤以滋其陰毫不犯通滲之藥而愈

王氏醫案卷二終

